

驅豎齋文鈔

龜

特  
~ 16  
282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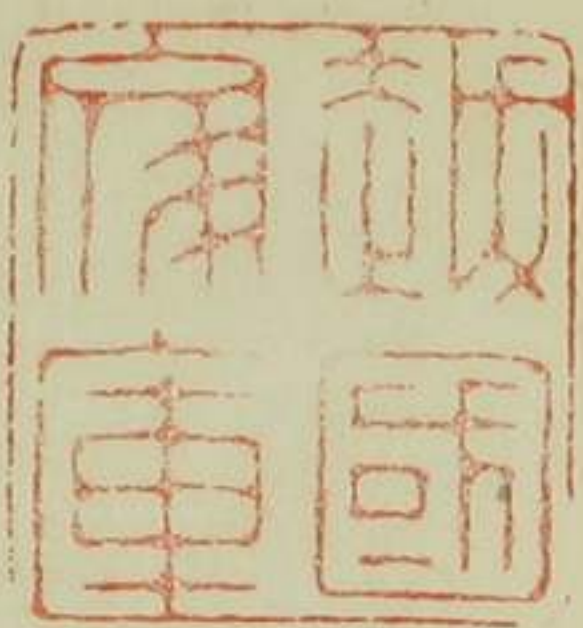


16  
2824  
3

# 驅豎齋文鈔

順正書院藏版

昭和廿三年  
十二月廿二日



驅豎齋文鈔卷之一

書牘

上盛岡少將公

男

貞亮

義悟

同校

平安小民碩頓首再拜。謹上書於盛岡少將公左右。伏惟閣下智仁英明。愛民如子。識才善任。凡所施行。皆無不中度。天下孰敢容喙於其間。况庸劣如碩者乎。曩者遠勞專使。辱蒙徵命。方盛城賜謁。恭讓自屈。問碩以國事。碩斗筭小人。草野書生。自謂有何所取。



叨承顧問。汗流洽背。不知所措手足。意者閣下宏度博愛之所及。猶彼索柴胡桔梗於沮澤之類耳。淹留彌月。屢得進見。納言如海。從善如流。所見踰所聞。驚喜不知所言。碩雖鴛才。敢避忌嫌。不報知己之主。執故知而無所不言。言而無所不聽。遭遇之幸。千載一時。何榮加之。閣下毅然勇斷。首議一決。國是已定。宰臣得人。有司走事。碩亦何言。雖然人情慣於華。流於急。不悅勤苦。或猜忌者毀人自掩。故功無成。不敗者鮮矣。有君納言如此。而不勉強盡言。則罪在碩。用之不守。則罪在大夫。成敗利鈍。機決於毫髮。是碩晝夜

所以不安寢食也。碩竊以為堂堂大國。封疆千里。襟海帶山。沃壤彌望。居民百萬。米穀如土。雜貨物產。不可勝用。然而國衰民疲。教育之道。陵夷砂崩。至今日之極。忌疑紛出。萬口百端。雖有智者。不易濟者。何也。庸夫愚婦。恠其所以然。以碩觀之。非宰臣不忠。非謀臣不智。非國君不明。勢之所由而生。弊其來也漸。豈唯一朝一夕之故。雖聰明之君。忠智之臣。有不自知者矣。碩嘗考國家盛衰之理。九事始於饒。中於繁。破於華。極於年穀不登矣。所謂瘠土之民富。沃土之民貧。饒則為急。急極而入繁。繁極而入華。以華救華。猶

月洲曰學校興則風俗敦此可言於三代前之學不可言於三代後之學人君貪其美名而不察古今教法之

以水濟水。一旦遇凶荒不登。雖欲無窮乏空竭而得哉。夫三間之屋。不掃則穢。人之生疾。不散則聚。國之生弊。猶屋之生塵。人之生疾。不速攻則殆。將難救。救之之法。有緩急本末次序之不可易者。既立其法。曰削繁。曰省費。曰勸農桑。曰嚴制度。削繁省費。所以禁奢侈。足財用。勸農桑。嚴制度。所以富財用。使人不犯法。越度。是其最急者也。曰設學校。曰明賞罰。學校興則風俗敦。賞罰明則人材出。是立其本也。先立其本與急者。而後末者。緩者自治矣。今君臣一體守之不失。則上報公道。下慰人望。治國之功。如視諸掌。尚何

變往往建學及致浮華敗俗可惜山人卓識不能看破此弊百峰曰滔滔時弊叙致如指掌

憂財用不足哉。夫法不難於立。而難於守。立於猛。頗於寬。類於姑息矣。守者成於嚴。撓於急。破於志不立矣。今夫大藩經久之弊。威嚴不振。下襲其法。謾侮不肅。靡然為俗。俄而改之。未知其是。面從腹非。飛語側目。滔滔皆是。雖二三志士司事。寡不勝衆。譬如一木之支大厦。一縷之引萬鈞。非威以蒞之。嚴以加之。不易守也。故智者立法。嚴以守之。威以持之。如猛火之不可近。所以不敗也。而所謂嚴威者。非苛酷慘毒。恐嚇人之謂也。在信賞必罰而已。夫賞罰者。國之大本。政之重權也。莫以惡小不懲。莫以善小不褒。凡國之

亂也。無不由於賞罰之濫。賞罰濫則姑息混仁。恩出於私。嚴墜於虐。機智相傾。不肖樹黨。冠履倒置。上下解體。守廉者退。走利者進。其法欲不敗而不可得也。是以人君之福。無大於得賢。國家之禍。無甚於用小人。蓋君子小人之分。其用心不啻冰炭黑白之異。如水火相戰。勢不兩立。况君子易退。小人不知恥。乘隙欺君。傾國。古今一揆。不待識者知也。故賢主為政。務去小人。求賢如渴。而不得水。利害得失安危之所係。皆在於得人與否也。是固非碩之私言。聖經賢傳所載。及歷代名臣奏議。歷歷可指。皆無不出於此矣。堂

堂大國。利害得失安危之所係。碩豆大之眼。以管窺天。安足知其當否如何。碩承泰山之恩。無蟻埴之功。區區之心。不能自抑。敢陳愚忠。伏以閣下明斷果決。自知弊之所在。取捨淘汰。在電鑑。曷待小民之言。臨書不勝慚懼之至。碩恐懼再拜。

上九鬼綾部侯

平安布衣碩頓首再拜。奉書於綾部侯閣下。曩者辱賜手示。又屢蒙進見。降挹之恭。書辭之懇。以列侯下匹夫。以高明聽於至愚。皆無不在於聖門仁義之道。君子深愧名過其實。閣下有何所聞。加此敬待。舌卷

不下。汗流濕衣。不勝慚懼之至。碩嘗與奧山弘平交。就審閣下英資卓然。厚信聖學。思道如焦。求師如餓者。索食之狀。迨朱雀得進見。乃始信弘之不欺人。驚喜出望外。伏惟閣下綿衣布袴。食不重味。出不用輿。臨民深加賑恤。憾朝聞夕行之不早。况於治國安民之術乎。今之諸侯。多長於潑閨婦女子之手。上無良師友。下無規諫之臣。不翅不解人情世態。不走奢侈放逸。則婉柔軟媚。如婦人女子。時勢所煽。靡然為風。賦歛厚於下。威嚴衰於上。上下無恥。仰給於豪富。鼻息之間。經綸之道。頽敗潰溢。如砂之崩。水之漲。皆無

不出於奢侈放逸。婉柔軟媚。財用不足之弊。至丁酉戊戌。疲困亦極矣。何暇明賞罰。行仁義哉。閣下獨有見於斯。立志於道德。用心於治國。可謂卓絕時流矣。九天下之事。盛則衰。衰則又盛。今夫昇平日久。文運隆盛。人非不欲忠孝。非不知仁義。驕肆遊惰。不好勤苦。弃本趨末。背鄙向都。競逐財利。如蟻聚羶。日甚一日。而曠野僻村。日就荒蕪。飢寒者相望。道路雖有義勇如閤下者。沛然不易防者。弊也。勢與時之所由而致也。故善治國者。必先救弊。善救弊者。必先審勢。與時。不先審勢與時。而欲救國家之弊。亦難矣。國家致

弊。如人之得疾。人主救弊。如醫之用藥。必先審視其陰陽虛實之所因。陽而強者。瀉以救之。陰而弱者。補以進之。陰陽併患者。一補一瀉。隨宜交用。變化無窮。陽者以補則塞。陰者以瀉則凶。在其當與不當而已。然而治疾之道。有定理而無定方。以定方。應變化不可測之病。未嘗無害也。人主救弊亦如此歟。如夫國家常典。素非救弊之術。亘萬世。通古今。不可革易者也。救弊之術。則不然。其所施行。革易變改。從時之宜。視事之成。猶醫之隨症處劑。以常規有限之方。加時弊無窮之世。所謂如膠柱而鼓瑟。雖欲收其成功。而

其尚可得哉。碩謹按。事有先後。術有緩急。今舉其急者與先者。建議曰。削繁。曰。罰華。曰。懲惰。曰。重農桑。曰。抑商賈。是五件者。所以折其弊勢之術也。勢折而弊自除。弊除而國自富。農桑重。則向都者留。荒蕪可以植。高賈抑。則趨末者止。物價可以平。削繁。罰華。懲惰。則財用自足。國家可以富。而後開聖學。導人材。勸忠孝化風俗。庠序之設。可以興。則治國之道。整整然備矣。夫人主所恃。無要於民人。譬如樹之有根。民人所賴。無急於衣食。譬如燈之有油。燈無油。輒滅。樹無根。輒槁。孟子閔卷一篇。足衣食。而後設學校。衣食足而

後知禮節是也。如之何。驅飢寒窮迫之民。欲躋道德仁義之域。所謂如鑿急河而導高地。豈不戾乎。故明君必先務本以固其根。富國以教其民。雖堯舜湯武之治。無不出於茲矣。伏惟閣下勇於為義。不吝於作善。是以能人之所不能。勝人之所不勝。富國安民之功。可計日而待。尚何待謀於他人。碩於閣下。非左右為之容。而叨承知遇。義不可默。自忌蕪陋。敢陳所見。可謂小人褻而無忌憚者也。恐唐突高明。罪在不赦。伏冀賜寬宥。碩頓首再拜。

上出石炭

平安小民碩頓首再拜。謹啓。仙石出石炭左右。曩者不避荆棘。征旆翩翩。見臨茅廬。碩草芥書生。才拙學淺。閣下有何所求。辱此枉屈。碩恐懼不知其所出。閣下優禮下士。甘容苦言。非德量如海。安得盡小人區區之誠。感喜實深。伏聞閣下就國未日。夙夜惓惓。闕言路。以脩德政。省徭役。以寬民力。一國之人。上下內外。無不悅服。頃櫻井茁。奉命來京。乃就審其實。無勝恐喜之至。碩又不自計狂愚。有欲敢獻一言者。不恭之罪。知無所遁。謹按善治國者。必先救其所患。善治疾者。必先療其所因。今天下之疾。不專在於貧。而其



所患實在於奢。苟欲醫之者。以儉之一事處之。則其病自愈。是精於所謂醫國者也。今之醫國者。不知儉之為良藥。或處之以利。利之所出。竟不陷聚斂者幾希矣。夫利者固理國之不可廢者也。而士大夫為之謀病不在於謀利。而其所患在於不正義之當否。如何。不憂不知儉之為美德。而憂其不善用儉。是其終所以不免聚斂之害也。碩竊以為治亂之本。在於人心。人心向義者治。趨利者亂。况天下奢靡之俗。深沁於人心。功利交競。比黨互傾。或如水火不相容。其所由来皆無不在於利矣。當此時。欲以嚴法峻制而急

救之。不翅不見其効。勢有所不可為。譬如理亂絲急之反敗。非仁以涵之。義以浸之。如春風之釋冰。醇醪之醉人。漸以融化之。則未易遽化也。是以治國平天下之道。無大於上好仁義。使下由之矣。天下國家之禍。無甚於綱紀弛。風俗敗矣。風俗一敗。則佞孽亂倫。綱紀一弛。則暴慢無度。仁義一廢。則忠孝並衰。廢恥掃地。趨利而不顧義。其如此而不招禍者寡矣。聖賢為政。必先施教化。敦風俗。未始必設法施制。唯拱手無為而天下治。何者。捨其末而取其本也。雖然。天下之大。生民之衆。不可人人而喻之。家家而教之。故家

有塾。黨有庠。國有學。上以教育士大夫。下以風化庶民。宜矣哉。教者本於性。道者具於心。雖庸夫愚婦。聞忠孝義烈之事。無不惻然動心。况下之化上。猶草之靡。風水之從器。所謂上好仁。則下知忠孝。上好義。則下知廉恥。上好仁義。下知忠孝廉恥。則雖欲綱紀不張。風俗不敦。國家不治。而不可得也。堂堂雄藩。耆德碩學。不乏其人。碩久聞學政具備。教化有年焉。然天下之事。唯有名而無實者。不為用也。古之賢主。深察之。必以身先之。故不令而行。不言而聞。詩曰。不懈于位。民之所暨。伏惟閣下純謹精行。於勸學教化。汲汲

月洲曰此篇議論印板文字無獻金一著殆不免頭巾氣習

乎如飢渴。固不待碩輩蕪言。唯其知遇之厚。碩不能自止。恭茲獻楮金百片於黌舍。以充薪水紙筆之資。笑納不却。則何榮加之。臨書不勝恐懼之至。癸卯十一月廿七日。

呈風月樓先生

碩啓。嚮者仆櫻井伯蘭。遙請頌正書院記。先生不棄碩庸劣。具稿見寄。似無勝感喜之至。拜讀贊歎。辭約而意遠。精而不迫。嚴而不華。條達照應。曲折有法。使讀者爽然。起飄飄脫塵之懷。竊得以窺先生文學之一斑。敬服敬服。乃將與一齋先生詩。並揭之於楣間。

豈不書院之榮哉。書院之榮則一家之私也。先生所論則天下之公也。併天下之公論與一家之私榮傳之於不朽。碩之喜可知矣。非瑣瑣紙筆所能謝也。伏冀更手書橫披一幀見惠。是所謂得隴而望蜀。不知先生允之否耳。時方盛寒傷人。為道百方自愛。癸卯臘月念五日。

復永井玄機

曩者辱書牘及方金一片。乃謹領承。因知一女發瘡起伏變態。數年難治之狀。想古人所云頑癬為雲片之類耶。所患在皮層。而所根必不淺。欲收拉枯沃雪

之功。不可遽得也。何者。欲以外敷速治之。譬如塞鼠穴者。為害不少。以碩視之。內服消毒解散之藥。以斷其根。外貼吸毒打膿之膏。艾其枝葉。可不危而治矣。伏請明裁。不宣。

答福島終吉

氣說

聞足下頃注傷寒論。且攻易經。晝夜無虛刻。足下傑才。加之努力勉勵。想當有所大得。翹企尤深。某在崎嶇學橫文。碌碌依舊。自分蠢魚。不勝慚愧。來書曰。氣有用無體。某有所聞請辨之。凡物未有有名而無實者。未有有用而無體者也。古人曰。名者實之賓也。夫

氣之為物流動也博暢而塞乎大虛。育萬物而無所不至。非若煙霞雲霧然。然則其為體終不可知耶。物之霽霽變者。視而知其為雲。物之滂沱降者。視而知其為霧。唯氣也可知而不可視。其謂之無形亦不誣也。蓋其為性透明也。純虛而入至實。充塞而容至柔。能屈矣。能伸矣。可以權焉。可以分焉。其為體也燦爛而通光。覆昱而發火。眩眩散聲。激颺而彈物。其為變也動則為風。凝則為寒。渙則為暑。可謂奇矣。其為用也至大至妙。口將言而囁嚅。手將書而癱瘓。若夫天道不言而萬物亨。歲功各得其所。果其得日星之化。

品類之佐。以宣其德可知也。吾常謂氣之為物著而不為人視。氣之為德洽而不為人知。而為造物無盡之一大物。何其至靈哉。足下精於易理。其所論必有所據者。今某說本於實測。所見必有不同者。某不嫻文辭。口所欲言。筆不能達。幸不罪其唐突。見教不宣。

答永田良達

命說

來書曰。命之一字。非醫之可論者。某以為是先輩之套語。庸流掩拙之遁辭而已。余論則不然。夫命者。天地生生所以賦於人之理。生活自然。人性之所存。而人所以不能長短之者也。凡天地間有生者。天無不

賦之命。是以與意識不相隨。蓋天賦之有形之始。須更無停息。此機絕則死矣。在人則肺之於橐籥。心之於寬窄。脉之於搏動。腸之於蠕動。腦之於造液。胃之於爛食。肝之於取膽。與腎之漉尿。而畢之釀精。則是命之所為。而人不覺其所以然而已。凡人有病。則命機自不自由。其重者。殆將廢絕。故人常多得病而死。者。不病而死者。亦鮮矣。其有病也。藥不當。則失當。則延命。未有疾治而命絕者。古人稱鑿為司命之官。不亦宜乎。吾故道延命保命醫之任也。醫豈謂不關於人命。而可執聖門所謂天命。謂其未賦之前也。吾所

百峰曰確言不磨

謂人命。謂既賦之後也。請足下明裁之。

答宓戶玄堂

醫學說

辱瓊札。問以某之學。本於致知格物。降挹之恭。書辭之懇。某何敢不啓發。蓋世所謂鑿學。唯學其法。而不論法之。所以為法。唯論其疾。而不知疾之。所以為疾。故大學而少得。勞而無功。未見其明且精。是法之與事。不隨理之與物相距。非吾所謂學也。吾所謂學。論法之。所以為法。知疾之。所以為疾。執事則必審之法。格物則必窮之理。理者。所以貫物也。法者。所以成事也。是某之說。所以本於致知格物也。足下沈思默記。

馳心一途。必知吾說之不誣。不宜。

答甲斐文貞

醫任說

五月晦前一日。得足下三日書。就審足下醫業日盛之狀。不勝欣慰。某頃患咯血。雖服乳汁得奇功。晡後發熱。五體如熬。然而筆硯宿癖猶未全廢。奮起把筆。及得下問。娓娓。裁答不知自止。伏望推讀。某以為醫任不容易。昇平二百年。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天下之患。莫大於疾病。其得失成敗。雖王公身命。不得不託之于醫手。其為任重。其為責切。為醫者當博學慎思。大志高識。人之有患。如已有之也。醫而不學。則患者

傷生損命。其害甚於蛇蝎。雖有惻隱愛物之心。不可得其為任也。醫而不仁。無慈愛惻怛之志。其於人患。猶秦人視越人。雖有奇術。是亦不可得其為任也。故為醫者。以仁為體。以學為用。而始可勝其任矣。不為良相為良醫。此語宜服膺。是某所志也。時維溽暑。傷人。足下素有肺疾。為道百方自愛。不盡。

再答甲斐文貞

觀象說

某報復。某常以觀象之學為醫學要務。足下恠而不納。今再承問。終不得不極辯之也。夫觀象之學。視死象而知生象。明常而期變之道也。今分之為二。曰生

象。知內景之形狀位置也。曰生理。知其機活妙用也。而其可格致者。流體與凝體也。凝體者。筋骨經脈為固形者也。流體者。血液津唾為流動者也。凡生活之所賴。無不由此二者。流凝苟失相待之常機。則病矣。病者失常之謂也。為醫者不審其常。焉能知其非常哉。古人曰。善理亂者。必先知其治。善應變者。必先知其常。醫之於觀象。猶匠之於規矩準繩。不可闕也。足下又謂所解者死象也。而所疾者活象也。死活自異其類。故無益于事。是未免夏蟲語冰之見。凡事物之理。有可知而不可視者。足下但知其不可見者。而不

知有可知之理。且解象不獨其於死物。生者亦有可解者。凡有血氣者。雖鳥獸而其疾病死生之理。率不異人。故悉取可以資吾學也。蓋人心之靈也。取於學求於思。則自混沌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可推而求。可默而知。况人身其形有可推者乎。日星之玄遠也。坐而測。縮而聚。况其物小而近者乎。是觀象之學。所以不可闕於醫事也。足下一來面晤。則一日千載也。不具。

三答甲斐文貞

性說

足下自少小攻朱學。深曉性理。今問某以性之義。某

說自觀象之學來。大率係之人身生活上而立之論。意必有戾程朱之說者。請足下參考。凡天地有物則有理而賦焉。故有形者無不有此性。在人則情意之所發。好惡之所由。唯寓於內而未發於外之謂也。流者水之性也。燒者火之性也。奔馳者馬之性也。瀉下者大黃之性也。而其理先存其不流不燒不奔馳瀉下之前。人之於七情亦何異於此哉。蓋天道至善。一氣生物。渾然不容私。是以其性齊善。唯質之所稟清濁明暗。人人不均。性固雖善或為質所化。內既生智愚不移之偏。善惡明暗。雜然戰於其間。而外邪襲其

月洲曰按泰西人論性同於荀子而異于孟子此篇折衷荀孟斷以聖語山人可謂不阿其所好矣

外則善死惡生。明以暗存矣。其所以然者外為五欲所役。性亦不能克質。吾乃謂善明則性之理。惡暗則質之化。惡則自外來。善素賦於內者也。人觸惡則慣於惡。觸善則慣於善。性之變於習如此。故養性之要。顧在擇外物所觸。正邪曲直耳。語曰習相遠。聖人之意亦然。不知足下孰為非孰為是。

答古莊自然 意識說

自然足下千里致書。問意識所以發於腦之說。碩自齟齬專志於鑿事。徒耽橫文不多諳漢語。今所欲言恐語脉艱澁。不能通暢。慚愧尤深。請足下諒察。夫意



月洲曰意識固生於性然不可謂之一物以性無差等而意識感觸有淺深也此篇以動靜體用分之似未瑩徹

識者神靈之會。知覺之府。而舍於腦。駕於神經。神經之於身體。猶薜蘿絡樹。四支百骸。無所不至。其物可視而知矣。如其為用。神所應而發。無聲無臭。可知而不可視矣。何以知其然也。目之於視。耳之於聽。鼻之於嗅。舌之於味。膚之於痛痒寒熱。皆依神經為之用。其從外者。先受於神經。而應於腦。其發於內者。先動於腦。而發於神經。蓋腦與神經。前後本末異其用。而其為物一也。至其為不測之用。神靈駕之。如聲之應響。影之隨形。神聚精會。竒機妙理。其德殆不可狀也。吾觀意識之於腦神經。猶火之於油。其始有因而來。

則發焉。有隔而往則滅焉。是意識之於性。決非有二物。唯動靜體用之不同耳。足下諒察。

再答永田良達

疾說

辱書足下。近來苦學研精。大有所得。乃如疾說。反覆明辨。誠可嘉賞。來書曰。疾者妨命傷生之名。而人身失常之謂也。其為性也邪。其為物也毒。是以人身苟有疾。則命與之戰。命則正也。醫方此際。驅邪之外。無復理義之可論者。碩以為是。與東洞子所謂萬病一毒。同一見解也。以碩視之。病有有毒無毒之二症。於有毒病上。謂之則其說固無所容喙。如無毒漏脫之。

症。其人氣力難支。而無毒之可驅。純求治於收斂補益。不可概曰之毒邪。輔正二字。恐未為極論。足下敏銳。試自無毒病上。求工夫。則得正說。確然不可動者。請再思。

三答永田良達

藥說

三承下問。足下於藥劑補瀉之論。與碩異其見。請陳碩管見。使足下擇之。凡天地間。其性平而可採食者。悉供于食。所以養生。穀肉菓菜是也。寒熱燥濕。澁緩苦酸。辛甘香竄。其性偏而不可常食者。取以供于醫藥。所以治疾也。信石之蝕肉。巴遂之利便。蒂艱之發

吐。烏附之使人麻。用之中則華枯肉骨。稱之為補可也。為毒不可也。呼補謂其効也。謂毒謂其性也。世皆知其為毒。而不知其為藥。至參芪之收肉。桂姜之澁血。甘麥之緩筋。用之不當。則增痛苦。夫人命。稱之為毒。乃可也。為藥則不可也。人皆知其為藥。而不知其為毒。唯其所以異者。氣味緩急峻夷之勢。幽明之不同類而已。至其漸傷生理。則一也。凡草木金石之有功于疾者。不論性之寒熱。不論味之微甚。不論功之緩急。服之不當。則致疾。損性命。漢哲稱之為凶器。不亦宜乎。為醫者。務極之質。推之性。不可以不知其

月洲曰前段翻按  
驚人至未遷他舊  
說方是公論

官能如何也。謂之為其性溫。其性寒。其性瀉。其性補。則可也。若論其收功。則宜待患者治否而名之。某不欲預立其名。不知足下果解疑網否。

與箕作國手

碩再拜。白箕作國手足下。碩聞諺曰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碩嘗讀坤輿圖識。知其學之富且贍。讀詩之辭致高雅。知其文之才且華。此二者象牙與虎尾也。國手所得豈特止於此二者哉。其必有大於此者矣。碩在匆忙中。雖讀其著作畧知其人。而未接其面。頗嚮久之。碩老矣。不知見

其大如象其猛如虎之人果在何日也。景慕無止。因錄舊作數首以供一祭。蓋碩之詩與書。屹倔如盤根。無味如嚼蠟。唐突至前之日。掩面不避則幸甚。時惟春寒尚甚。為道自重。碩拜具。

與大槻槃溪

近世作家爭先刻集。陸續上市。雖婉麗可愛。不欲多讀之。無儒者之氣骨故也。碩曾讀先生之文。不知知學之淵源與識之超逸。又喜不愧為槃水先生之令子。竦然起敬。僕少時嘗謁尊公。尊公汎愛人。優待過望。既而聞其倏然弃世。懷之恍乎如隔世。唯欲見令

子而一陳其意。今也忽辱詩稿及古詩一篇。朗吟再三。翹暢可喜。氣格可欽。區區之心。不勝感仰自慰。謹錄近作數首以報佳貺。併呈之尊公之靈床。如碩也。實市井庸醫。才劣而不讀書。况今老且慵。雖時弄吟哦。筆澁而不暢。氣溢而不收。讀之如嚼蠟。何啻瓊貺。亦報伏望先生憐其老慵。一讀下大斧。幸出望外。或唾而弃之。故紙地獄亦分之。所甘也。時維寒威猶嚴。霜雪傷人。為道珍畜。碩再拜。

呈越藩執政松平君

古人曰。柔能制剛。謙能屈驕。藺相如之於趙。功烈著

百峰曰此篇立論  
明正文亦佳恨

體非書牘又非贈  
言故不可取  
月洲曰此書蓋有  
所諱故借古諷諭  
似影略法但過略  
而欠明耳

於在位為上卿。而廉頗以暴侵之。相如屈而不抗。蓋其心存大體。不以小辱而廢大事者也。遂能全趙國。千載之下。忠義與日月爭明。非智勇兼備者。豈能如此哉。今閣下所居之位。所遇之勢。頗類於此。碩偶讀史至此。有感焉。敢以奉告。伏望無明察。敬具。天保二年辛卯正月二日碩再拜。

與木山楓溪

備中新見藩楓溪木山君。好學與國政。司度支。兼任顧問。治經善文。可謂全才矣。有人傳嘲曰。楓溪材則材也。然國弊民疲。居職數年。無功於國。無利於民。迂

踈優柔。徒虛文之士耳。碩乃解之曰。是傳嘲者之妄已。楓溪決不然。碩曾交其人。有年。又屢讀其文。知為方正守道之人。而其所學亦有淵源之深者。遠者。皆見於其著述。蓋議人者。必先審其時事與情。而後可得而議。君子唯見道義。楓溪所志。豈在於功與利哉。楓溪必欲有為而待也。是世人所不知。故發妄議耳。吾不信。碩也固狂愚且老矣。不見君十年於茲。今歲壬子正月三日。少間試筆。偶探篋得其文稿。取而讀之。儀容馨咳。宛然見于目前。想慕無止。因錄舊作數首。以供一祭。唯所自慙者。魯鈍仍舊。筆沮氣溢。句調

艱澹不入格。伏望君懷舊交。為賜一讀。憐其老耄。時見下慈斧。則欣慰所有餘也。時春寒傷人。為國白玉。碩拜具。

答細川劫庵

辱瓊札。捧誦再三。就審國手志氣。遠大。非尋常醫流。又論治法條達分明。使讀者踈然起敬。醫療之道。大率如書中所論。誰其尚之哉。雖然。碩茲有一說。請為國手陳之。九上古之民。不慣機智。不食異味。朴素養性。不喪澹然順正之氣。其所病亦不發奇疾異疢。是以為醫者。不求該博。不假異藥。亦唯整整然以順正。

月洲曰五行之說  
大害治道如醫方  
特其小者月恨無  
大賢君子一掃其  
說如山人於方技  
者

施治爾。迨澆季之世則不然。人心巧譎。挾數相頌。又  
重異味。起美宅。競逞耳目口鼻之慾。故其所患奇病  
異症。變態紛紜。出於意匠所不及。於是乎榮養之說  
興。又以五行配之。爭唱家說。其立方齟然錯雜。其設  
論萬派支離。其弊也不迂則鑿矣。時勢之所使然。雖  
有遠識碩學之士。不可復收也。故今之識者。無論窮  
理與經驗。該博普通。捨其粗而取其精。一理條達。不  
移多端。不趨支徑。瞑目思念。經歷積年。則洋洋原流  
判然見矣。可與語醫也。國手所論義理分明。有識如  
此。窮理如此。其誰容喙於其間。碩所陳者以質之高

明耳。幸見教。碩拜復。

與中林竹溪

董華亭嘗書畫訣曰。讀萬卷之書。行萬里之路。碩前  
既為足下誦之。足下甘受之。今又有欲竊告足下者。  
而未果。何則。碩於足下。交未久。昵未深。交昵不熟。卒  
然進言。不疑則忌矣。是雖告無益也。頃聞足下將遊  
於勢。古君子有贈人以言之道。不得不告也。足下平  
生嗜酒。碩所目擊也。夫酒無二性。而飲者殊其利害。  
古之文人君子。有嗜酒以名於後世者。是得其利者  
也。今如足下。碩依醫方按之。其害為甚。不可不禁也。

貞亮曰先子性不嗜飲常發此論以戒少年吾輩酒癖實頂門一針

碩雖不才常喜聞人善樂成人美請試論之方書云酒為百藥之長然年壯陽盛者嗜之無量則傷五臟腸翻為伐性之斧是酒之不利於壯年之人可以證矣蓋酒之為性慄悍熱烈能使人惰又能使人奢雖則勝酒者足以荒業敗德况足下性不勝酒嗜之不止則必致夫札不壽之禍酒之於足下豈唯在於惰與奢耶其禍大矣不可不禁也雖然人之所好各殊其性有痼習沈滯不可禁者酒色尤甚况碩之所告激切險隘加之言辭唐突碩或恐言之不聽拂然盛怒將絕其交歟抑徒於面而非於腹歟然知而不告

責在於碩告而不聽責不知其所在碩披心敢告者道也取捨淘汰則在足下之明裁幸有所不捨無勝欣喜之至碩頓首

與平塚士梁

曩者惠大學衍義碩急于醫籍家未暇置此書感荷無勝聞君於此書枕藉日久編絕紙爛而不措想當淘汰精粹無餘蘊以君之高識潛心於此等之書不特碩之敬喜亦京人之幸也又諭以古今之成敗見問鄙見薰誦再三不覺發長大息蓋天下之事是非成敗可待識者而後辨焉可得其人而後任焉古今

月洲曰明史以戒酒一節立傳恕傳非以自禁之難得耶余不知酒中趣時時忠告酒徒亦無聽從者蓋以余為門外漢也山人此書亦徒費筆舌耳

天下之患。不憂無人。而憂不知人。不憂無能臣。而憂無明主。天下之廣且大。未必無其人也。有明主而後出焉。上無明主。雖有俊傑。安能得成功於其間哉。昔秦有天下。國富兵強。勢如山嶽之不可撼。其以也。一夫唱難。如土崩瓦解之不可支。夫國之興亡在於人。才得才者興。失才者亡。當此時。如蕭曹良平信勃之輩。雖有非常之才。秦無人才拔擢之政。遺之不顧。至使此輩為亂民。是所謂弃天下之才。佐以者也。創業之主不然。乘運而起。網羅天下之英俊。用之如手足。雖有百讒。無繫之所乘。臣主相待。主則出於匹夫而

有天下。臣則免亂民而為國侯。是所謂舉天下之才。佐興者也。若使秦有人才拔擢之政。秦豈有敗以哉。雖有高祖而終於豐沛之一夫而已。季世之主。率皆優柔忌疑。而智能之士。或挺身為之規畫。欲以立非常之功。其功之未成。羣小伺隙。傾身側目。飛語百端。以投忌疑優柔之間。不翅無益於其主。而敗時事。雖欲無悔且禍而不可得也。碩故曰智能之士。求為國家立大事。必可待明主而後出焉。天下國家之事。必可得其人而後任焉。自非有伊尹武侯之德。未有上無明主而能臣成功於下者也。是持可與君語。而不



月洲曰昏感  
二句可入古風  
貞亮曰所謂書生  
蓋指肥後人園木  
氣也

欲與他人語也。碩頊日罹寒邪。就暮旬餘。昏昏與懶  
犬眠。咄咄與病妻語。無聊殊甚。唯有一書生。言語動  
作。質直可喜。善講道學。且足以語古今之得喪。而碩  
之於人。唯知其是。而不知其非。伏望半宵茶話。伯樂  
一顧。以定其價。君其允之。不宜。

復某生

辱瑤札。娓娓數百言。審論世降道衰。風俗頹敗。窮通  
貧富之所由。并及京醫輕薄。不省貧人之事。捧讀再  
三。感喜何勝。足下與碩相交未深。而盡言如此。碩何  
敢默默不自陳。所見。夫窮通榮辱者。士之常也。貴賤

貧富者。人之分也。八者有天命。確然不可移者。有否  
泰長短。自我出者。又有君子之窮通。有小人之窮通。  
君子唯見義之所在。故善窮善通。小人反之。是其所  
以取窮則濫而已矣。故其於窮通。君子與小人。減否  
黑白不可同日而語也。蓋自古通達之士。其始未必  
不窮也。窮而後通。通而後達。今足下講學。厚自培植。  
非自我招之者。實不遇而窮矣。是誠君子之窮也。伏  
望足下善窮而後善通。夫志立於窮。學進於貧。碩嘗  
觀世之有產者。多不學。而有學者。大率無產。是產與  
學交為寇讎。故學者之窮。未足以累其名。敗其德。足

月洲曰貪而樂道  
談何容易古今以  
窮敗德雖名士猶  
不能免况庸輩乎

下豈可以窮通貧富為心哉。碩有家族門生數十輩。  
其守分者雖無餘足自給。而其不守者十而六七。不  
足自給。窮者無論親疎厚薄。皆欲仰衣食於碩家。是  
所謂小人之窮而自取者而已。碩於此輩責實處分。  
各有差。未必貸以金錢。夫人之脩家也。不能無定規。  
以有限之家產。欲應無限之索。亦難矣。况所貸之金。  
不翅不利於其人。或將有害。古人曰。貸友以金。喪金  
與友。碩嘗應人之請。或充其求。不徒喪友與金。又取  
突於四方之君子。今而知古言為達論。雖悔靡及。是  
碩所以固拒足下之請而不受也。請足下亮察焉。且

月洲曰所謂可以  
與可以無與與傷  
惠者

夫士之欲立名節者。不可無確然不救之操。有遠大  
之志者。不可不慎小事。有人於茲。其交未深。欲納金  
於足下而救窮。碩猶懼足下容易納之。何則。授受之  
際。君子重之。市井小人尚或有所不肯納。况讀書志  
於道者乎。是適足以累足下之令聞。私為足下不取  
也。頃有壺井生者。單褐垢面。叩余門曰。吾美作書生  
也。漂遊三年。滿身發瘡。囊不支一日。請惠善藥。碩診  
之。形貌慘澹。穢臭不可近。傳漆亦可畏。乃以為我而  
不救。彼必死於道路。因給藥食衣衾。養之別室。不一  
月而瘡枯力復。幸獲不死。乃足下前夕所見也。是其

馬氏文集卷一  
人不幸因病而得窮者。焉得視而不救之哉。足下忠告懇到。及醫事。故又以告之。絮絮累言。不知已。非碩敢設遜辭以拒來意。伏望亮察。不宣。

呈仙石君

昨辱枉屈。眷顧之情。感佩曷勝。聞匆匆上程。不得把手重晤於一堂。憾尤深矣。今君承命學於林門。豈唯碩區區之喜。可以為貴國賀也。因見請贈言。碩白首懦生。荒怠日久。無一辭以荅下問。為愧甚矣。然人無賢愚。入學之法。不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已。凡物內積久之。則外必發英華。所謂冲天之羽。在三年不

飛之後。碩伏以望之於君。刮目見君。果當在三年之後。扇二握錄。舊作呈覽。并為拂塵。時維霜天。傷人為國自重。

與櫻井石門

碩啓。仁兄去京既三日。秋涼不節。頃日起居如何。想騷擾之餘。百務蝟紛。勤君愛民之意。惓惓如焦。伏惟加飯自重。蓋天下之事。有九百不如意者。故君子臨事。必先視理與勢。勉勵不倦。苦而後獲成功。譬如農夫然。不以水旱廢穠。要在脩為而已。仁兄素忠勇。其所為果應一洗人目。亦豈待碩稱揚哉。如碩也草

茅醫生給鍼石於衣食。送歲月於奔走。碌碌終身。實  
所養之業。固無足論者。愧尤深矣。然而丈夫居世。所  
居雖異。其所志所行則一也。是碩所以自忌。驚鈍。陳  
區區之意也。餘不足言。為君萬萬自愛。

箋有餘白。賢弟叔蘭。頃終百務。發京上程。今既六七  
日。想當行次。見八朶之雪。韋白之老先生。癸卯菊月。

復秋吉雲庵

碩拜復。兄眼光透紙背。萬卷一過。省破其骨髓。是碩  
所以推為益友也。輓近之俗。聽正大之論。不入於耳。  
如菜根譚聰訓語者。往往上市。蓋澆季之世。人心有

刃。機鋒相爭。不過避養保身之工夫而已。兄有識如  
此。碩常憾使兄老於刀圭之末技。兄以為如何呵呵。  
弘五二月廿五日。

呈牛窪君

碩啓。牛窪大夫執事。頃日寒威凜冽。殆如砭肌。伏惟  
文候佳勝。敬喜無勝。大夫不棄碩之陋劣。遙使人諭  
高旨。縷縷懇告。及學田墾闢之事。顧懇闢之利。事係  
天下讀書種子。則不特碩之利。亦國家之利也。大臣  
之用心誠宜如此矣。蓋碩興書院也。功垂成而有力  
所未能果者。優遊送日月。而未嘗仰計於他人。今也

不圖大夫反求於碩。以此事。碩之榮固大矣。獨謂之碩之榮。則一人之私也。書院之存也。則名教之所以盛衰也。語之君子。君子以為美談。論之識者。識者以為盛事。非大夫尊道好學之厚安言及此事。其誰敢不感戴哉。碩家素貧困。自幼見役衣食。偷閑讀書。燭以繼晷。夜寢身就席者。大率不過二時。而驕奢逸樂。性所不好。是以漸貯餘金。以為書院之費。不足慮。碩性信人太過。動為狡黠。所欺。屢置無法。今皆靡而不叙。以取笑於四方。雖悔靡及。特所恃者。天未絕此生。志氣所至。不敢讓人。聊足以報知遇。今荷大夫之盛。

意。非區區簡牘所能謝。趨拜叙所懷。未知在何日也。取捨進止。一在大夫。碩再拜。

又

遙見寄示貴文二道。碩捧讀不置。題言一章。以應變二字立言。而又以二字結尾。條達照應。自是活潑潑地。非識時務者。誰能至於此。敬服敬服。世駁廣元。其人不少。公今詳論明辨。具為廣元之地。使廣元之靈有知。彼將謂隔世之知己矣。文亦覺回環曲折。有規矩。非吾儕所能容喙也。貴稿付使返璧。碩拜具。

呈逸見君

馬融集卷一  
聞君歸府後。解職在閑散之地。蓋黜陟榮辱。仕官之常。唯免嚴譴為幸已。丈夫居世。卓然見道之所存。而後有辭於君子識者。他不足言也。想君今無弓務之累。心超逸乎風塵之外。冬夜南軒之寒月。夏日北窓之清風。泰然自適。俯仰一室。曠觀四海。與古今賢俊周旋于書卷之間。有拍案呼快者。天下何樂及之。造物貸君以歲月不吝也。其福可羨可慶。如碩也。衰屈之餘。奔走於衣食。營營惟日不足。愧於君多矣。獨所恃者。胸中一點狂氣。未全除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義理所契合。在文字之外。君其亮之。不宣。碩再拜。

呈藕潢林公

古人曰。女為悅已者容。而不遑顧已之美與醜也。聞林公觀碩書。悅之。因錄舊作十首。以供一祭。蓋小人之態。與女子相去不遠。而不遑顧其工與拙也。刻畫無監。唐突西施。無以見罪。維幸弘化丙午正月。

與小林畏堂

碩啓。畏堂小林君足下。時維霜雪傷人。伏惟文候萬福。欣慰曷勝。嚮者櫻井伯蘭。還自府下。示君之贈序。碩捧讀三過。初知足下為忠厚方正之人。又屢就叔蘭。審足下風采。意氣慷慨。有經世之志。碩雖鴛鴦。喜

成人之美。樂聞人之善。豈敢不欽仰企望。而流峙萬重。藐乎如隔世。不勝遺憾之至。夫士大夫懷忠厚方正之資。以經世為志者。其守已也純謹。精行臨事也明決。果毅見義不避艱險。聞善而恐不及。不以利害動。不為毀譽移。起居進退。唯理是從。况於深計大謀。有規模正大。不可攀援伺窺者。非積恐懼戒慎。心體涵養之功。不易至也。今足下所志果其庶幾焉哉。方今文運之隆。天下未必無經世自任之人也。然而奢靡日久。人心趨於功利。或厭險就夷。不顧道理。洙泗之流。紊然分派。學者惑於進取。揚同彈異。比黨相踵。

月洲曰一段罵殺  
世之文人儒生快  
快如親聞其哆口  
劇談

勢如水火。聖人之道殆被侵蝕。雖有讀書豪傑之士。或權謀挾數。或汨於利害。智術以求上於人。文章名譽之人。競華不當事實。肉食世祿之家。優柔忌疑。率多庸才。或斤斤然拘調停之格。惜於世變。清節敦厚者。偏堅迂踈。不切於時務。得於彼則失於此。疵瑕互見。欲得經世之才。不亦難矣乎。櫻井二子。嘗推足下與河田君。稱為其人。嘖嘖不置。是頃所以欽仰企望也。如碩草茆醫生。鹵莽不啻。不汎交天下名士。又不能多讀書。終與二三子弟奉程朱之學。區區講習。徒俯首於几案之間。碌碌與艸木朽。固無足言者。嘗與

伯蘭輩數人。以討論責善為主。常告伯蘭曰。有遠大之志者。必積細行。欲立清節者。必潔其名。碩於伯蘭交。非一朝。所以吐露肝膈。不敢掩也。頃伯蘭收騷擾之餘。舉百事廢置者來京師。碩亦有欲告伯蘭者。聞足下遙。既以書告之。愈見足下懇且厚。又并揚碩等以為有得者。大蒙過獎。碩何敢當。且驚且愧。無所措辭。古人曰。無善而受譽。不若無惡而得毀。况於無善無譽乎。小人常態。俄受稱譽。猶如飢人得食。一飽過度。遂至僵仆。是誠可畏。然而博愛之深。不知所謙。企望無止。天若不惜良緣。把手一堂。各言爾志。何快及

之。不知此事在何日也。小墨一錠。水筆五枝。副呈聊以為信。笑留不却。則幸甚。為道萬萬自重。不宣。癸卯十一月五日。



馬駘齋文鈔卷之一

